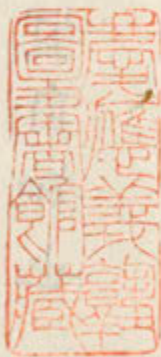


太室文集

十七十八



太室集卷十七



樂志答問十條

本邦之樂蓋三代之遺云

太室井孝德著

此說本出于物茂卿僕亦揣摩而得之事見武德
樂分註矣茂卿以五常樂爲韶樂者大非
沙陀乞食

僕乏典故所見隋七聲中無大乞食足下所見何
書也且調名樂名苟相近似俟識者無有所見然
念慮所及未妄下字唐二十八調有大食無乞食

大食恐是足下所言大乞食大食之外立乞食一物二名以二名爲二物不可也故以乞食爲歇食歇食亦作歇指不可以字推也以意求之可矣

樂器

唐笛七孔韓笛六孔非與唐笛並用則同物異制也凡見書宜識著書之体此編主樂足下論主制主制家之事非可遽悉也

聲氣具忘至當不哉

是此編主意若專用古說著論何爲古人之意耶大僕之意耶博物君子宜自知也

今所用舊所制也

上文論起此段言今律不可不驗也非言今律不可用也

和州止一等

僕不知音足下亦甚於僕此段上之驗也富永仲基詳論之

茂卿曰止其微

茂卿曰樂工家上無云下段古人所論半如此僕之所不取也

說者曰止主人聲

說者指大宰純、著律呂通考推弘茂卿說注疏
家所言人声言笙以對瑟也此所言指齒牙之聲
以對絲竹也

吳服尺止周尺也

此段採于富永仲基太宰純二家說

双調以上無為父以下無為母

僕未受其義妄意雖非双調不可無父母猶二音
反切得一音姑立双調名示其則則他律可推而
知也然未敢自為是者不知音也

寄喬卿

僕之罪非一也過候兄嫂殺蕞陳于前不一下箸舉
豚兒時損餉賜酒不敢致謝尋枉杖屨茗茗一行不
留奉飲加之舉嬪嬙之詩屈辱有德凡在如貫之列
有此數事無顏面見人然足下不以此為過足音未
遠專价已至時僕大飲顛仆叱使乎使去不念復重
罪迨中夜稍醒泚汗出為之不能寐也俟且摩墨
淋漓灑帛不知果堪上席門壁也但固拙書宜辭而
縮此秋蛇者欲贖前罪也其以此藉唾壺無憾

策問

檀弓謂宰為家大夫孟子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

其家是陽虎爲大夫也相室昔有爲大夫耶抑倍臣
執國命之時耶

問檀弓孔子曰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与賓主夾之
檀弓又曰殷朝而殯於祖掘二文盖殯於祖廟兩楹
之間也若然專祖廟背神位死者之心且如不安然
如何願聞其解

贈熊子彥序

余幼時常聽鴻巢橫盛講感應編諄言善惡報應
喻編戶毗無不至焉遠方人請而講之聽者數百千
人莫不言神聖復出也而如不貪其糈者時或捐資

館人而去矣而聞其居鄉里之間不爲隣伍所善出
則擲石擊燈居則防禦甚慎動輒速坐訟庭以殖其產
也盖其用知以侵人雄于郡中阪下高柴前年徵詣
司農府賜佩刀終身稱氏傳後白金十錠以自王父
時行仁義于一村中視貧者代而負債授生產方復
守其墳墓居常不問知与不知食饑衣寒以自厭其
心也如此歲中所糜不訾而產益饒足矣盖其爲業
以施人稱于荀隣二氏之術於替不啻天淵之異而
守其富一也守其富一也則侵人自強施人自安雖
昏頑顛愚之質不舍此取彼况橫盛之智出數十百

人之上耶。高柴之業日相背馳者何也。充足怪矣。福島熊子彥世業農。素名于學問。子彥往歲就居都下。師事筵山松君修。尤嗜文章。今茲安永四年某月。未于東都。因君修。觴名賢于墨水之上。視其與諸公應對。宏才博學。百倍于鴻巢人。唯其未及問居于鄉里之間。蓋亦不乏于阪下氏之德。而避好名之嫌者。是其鄉里樂其廓廓先業。而化其教誨。可推而知耳。要之彼二氏之事。雖不足稱陳于時。於其背馳之間。接鄉里之法彰。予斯得矣。今子彥已行。追補前日贈言之闕如斯。

答森子陽

披書粗知無大故。據書尾有病後二字。反覆點檢曰。伏枕三月。吁嗟千里之遠。經歲之曠。不念予之企望乎。奚爲忍然不報病。何生非疎漏之人。惟夫勞悴致然乎。若然何其書之醜。縷而韻語之稠。疊使人且驚且怪。盛夏多雨。常披綿襖。北地若何。尤宜珍攝。去年輪子春言。子陽爲醫。今叙其意。但所稱有不可曉。予未知產之厚薄。然豈躬親負檐行商者。亦豈躬親踞肆操量耶。雖斯爲累。不至傷神。商賈誠賤業也。雖然家世爲之。今欲易業者。爲傷神乎。爲賤業乎。是未可

知也則得非爲之辭乎古昔隱于市廛賣漿鼓刀抱
關者以居之卑不掩其賢苟有好士者不慚与之交
且醫之趨病不得辭以事故不得辭以晨夜不得辭
以疾病婚嫁風雨寒暑是以致糶爲食則何得爲不
傷神何得不爲賤業爲生之計完父祖之業傳諸子
弟：有能負荷者出爲醫可矣出爲儒可矣勿輕
信謾言而離先祖之業勿輕弄方藥而試它人之命
近有病不能諛言唯生善察焉二三子薩陸詩不足
搖山光如所言特搖生之心耳當時徵余辭亦豈默
而止哉以書中如有憾求勝記既亡二三子儻有藏

之就神前閱決不食言門生所求數帋与君長同撥
墨詭井柳山不知爲何人是以不得轉詣櫻生前著
画譜請序千僕門人惡其譏刺當世画工却之迨爲
生求画乃始具陳輒使人代詣何難之有唯恐踐微
生高乞醢其隣而與人之轍是以不敢名公真蹟非
累金帛不得也若其下者不厭人意且何以此不急
冗事鵲突長者所附金封以授婦使照數繳收乾魚
五枚灸而漬酒美於紅肥北海之鱗信美哉二月初
八荆妻奉男是爲小孝德五月十五日岩家長女奉
男是爲外孫爲翁爲太翁雖極可歡入老境益深精

神耗竭臨書昏眊前後錯失統希崇諒

問諸生

問樂溺曰与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如與賢者辟世其次辟地語合然夫子爲之憮然者
何也豈此辟世辟地與彼避世避人異耶請聞其解
韓信贊
長也挫敵短也結主聽蒯臧田因留會羽匪身自處
幾何不苦唯是多、雄視千古

鵠臺瀧先生碑銘并序

長門鵠臺瀧先生諱長愷字弥八本引頭氏先世自

藝從國西迂爲工師考諱孝清娶有吉氏生二子長
則先生爲兒以筆研爲戲迨受句諱摘字質義多成
人所不及其師乃勸就學考亦慮尪弱不能任職立
其弟爲嗣出先生養于醫師瀧氏於是入學師事小
倉實操時體稍肥充磊落踈弛如不着精者而先輩
高第夙夜服勤竟不能出其右實操沒受徂徠氏之
學于縣次公、族海北文子署爲邑學正遣江都學
南郭服子遷、見其所爲文大驚不居之弟子列
久之文子聞其名達諸侯恐遊官不反移諸京師適
會國大飢去還海北廣閱國史因夙律令方伎淳屠

之昏莫不窮盡廿餘年又適江都弟子益衆文友益
廣升爲公臣授世子經還見韓人于赤馬關韓人目
爲時賢之冠冕既族名講經講畢每常屏人承誨然
謹慎未嘗有子弟一人傳其語者於是欲與學政使
文武並行自進退周旋射御各數皆有成規未行明
和七年依常獨對病猝仆疾驚呼侍者扶起飲茶使
醫將行至家亟問亟給以資醫茶寢病四年竟不痊
明和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年六十有五卒葬于古荻里
亨德寺先塋之次配海北世良氏幽靜有婦德生三
男四女存歿具于行狀中季子鴻字士儀繼業東來

屬銘于余銘曰

世之漫文字者稱其雅馴而止先生特曰敬承教矣
曰不敢忘矣不啻稱其美世之爲學者大也不深唯
深故後生守其令廣也不要唯要故士民受其慶唯
能受之故能有受名之顯業之盛無石何朽

探信画鐘馗褻鬼圖贊

非畫之難爲工之難神從父令恠求子歆既匿其意
亦存其端巧矣哉噫

答北園蔡

生奇男子也瞻于塵垢之間而不欲自見于世矣

夫玉山之詩高于一時而莫爲之耦則攻者蠅起而
磷將盡矣况其謀諸不朽生憤惋而起曾左右而梓
于其豐饒之旬亦經紀而行于其畢宰之後令二孤
因得以酌其墓以辭國人以播四方成其美之及其
後抑何其厚也其文字不終磷盡涅化關于吾黨盛
衰殊不少也即生之名亦焉能懸：而至欲削跋中
之語及已者異哉：豈可求諸今日之人哉雖非
僕誰其不謂奇男子哉集至與伯脩對者幬帙整齊
帟墨精麗尤盛心也近所令桓氏永序于平洲亦是
可謂棄已爲人矣既已報平洲取半箇諾唯成不可

急待之數年之外可也計不可緩急棄半谷恐不逮
事也與其亦戒秋雨荐至善深保蓄

釋奠儀注

享保康子

先事五六日宿官司習儀齋三日先祭一日獻官率
群有司視祿其明設尊于漆階下犧尊一雷尊一有鼎
牛尊一階東南面西上形尊一雷尊一家樽一階西南
面東上禁加蒲勺案載香鑪居堂中央幣陳東序站上
祝告文經詩具案籩陳西序站上階戶之間設洗東上階
下設盥西面御史一人立西廂驅使官一人立其後
伶工先入就三縣于東廂今設三鼓傳刀素襖入內

門左右俟杏壇建龍旂左右各二驅使官臺卒列其
下中門外建清道之旗二統軍一隊陳旄仗守外門
更載肉于俎俟官司就次于外門左祭服而出清道者
送者誦詞者掌儀引者祝二人一人
誦者二人以上傳徽者二人以上司爵二人持劍贊終獻官
初獻官一人解劍持劍贊一人
持劍贊一人或一人
至內門下鞠躬入樂與分獻
三
以下脫劍授傳刀皆就其位樂闋
告文者喉者簾者傳供者傳徽者司樽爵者爵盤者
各格者永臺者其左右便隨東面北上清道者掌儀引者
者爵盤者各格者文臺者西面北上初獻官當階北

面贊者追東在前西面人追西在後東面解劍立其
側西終特立其後分獻分奠皆並立贊人亦自相
對門者諸師講名在其後
北面東
右旋反堂下位一人上自階西邊迤東過香案前北
旋西出當漆階中迎神樂闋鞠躬友前位二人升卷
帳降二人進与卷帳者交于階案之間卷簾而降乃
一人出卷簾者之中于案階之間升搢扇開戶再左
右盡開執扇而降反堂下位贊乃進鞠躬反其位贊
鞠躬與掌儀鞠躬已就階亦鞠躬而上引者祝唱名迎送誦詞
從之東堂就坐掌儀與降自階東邊少西迎獻官
右還解劍盥嗽上堂祝前贊幣于漆階上樂闋左還

降適香案南掌儀

今贊者

贊鞠躬與拜與拜與

拜平身右還適尊東少南就坐掌儀反位又與進一

步與傳饌者遂與祝適西堂角者執簋于神厨授傳

供于尊之西傳供受而升漆階授盃獻降自階東邊

趨翔周案右還適角者所

今不周案

盃獻受置案上啓蓋

覆之薦簋籩豆俎亦如之其居之也簋東盥而豆在簋

南盥在籩北俎居外酒居內。徧饌西配樂阼齋者執

簋盥授分獻、立從祀前受奠案上啓蓋覆諸其

間奠畢復坐掌儀反位又與就初獻官俯伏。獻官與

洗爵初獻樂阼降適香案南祝自左祝畢一人誦告文掌

儀與參乎案與獻官西嚮贊俯伏與鞠躬平身復其

位掌儀復降磬折與盃獻、官盃獻如初獻儀無

祝告文遂就座于初獻官南掌儀復降。與終獻、

官終獻就座如盃獻儀三獻已畢引者降磬折與分

獻。贊者二人引分獻分行東西獻四配分行適香案

南一拜左還就座于尊西南引者復就與分奠、

從祀並無樂不贊拜一揖就座于分獻南講師講名

諸執事諸生皆上堂而坐持標持劍前至石階下東

方成列相承北面

今告文在飲福後初自堂後上堂而立此奠幣皆上堂堂掌儀步離位

曰着座合

掌儀乃與曰飲福受胙一人執爵于坫上

進立于樽与香案之間初獻官適香案南跪俟祝進受爵升而沃初獻之爵降加玄酒于東尊南行西折跪授獻官又一人執盤立俟于尊案之間祝還自授爵受盤升割豆肉載之盤降授獻官、受爵飲授虛爵于贊受昨嘗授諸贊、授爵于執爵、受而却授盤于執盤亦受而西掌儀與贊俯伏與鞠躬與拜與年身皆反位掌儀與進曰徹供終獻徹授傳徹、受而降授諸齊者今謂之徹畢樂闋分獻一人徹從祀饌授齊者反位今此祝徹祝文初獻官以樂徹幣祝贊之用國者國戶有樂二人自西堂升下簾降復其位三人執帛格適東堂

居三獻官前初獻官繙經設問答之端問者前俯伏問終獻俯伏退自五問、而獻七問而止今初獻講答而罷而終並無事似厭煩三人徹經反位一人執卷置香案南

講師讀詩誦師蒞之畢事皆復其位講名誦同賦姓名并上某當其名則俯伏講名少俯與反位前一人舉文臺復諸故所納卷于篚復座掌儀與少進曰起坐贊鞠躬與前焚香復其位又少進告送神告岳帳告禮畢告礼畢樂與唱名者与祝易其位廻自臨階捧號唱名隨讀便出還外門內之次今無唱名告礼之位樂闋贊、鞠獻官衣冠佩刀今持劍而從執扇

今或執笏

自分獻以下衣布衣執扇標者持劍傳刀素襖

伶工持衣御史以下執事視祭者皆朝服入內門入

堂皆鞠躬每節掌儀進步告令引者焚香

本文○者其第也

前者復坐而後、者與凡獻酒贊出爵于龜獻官受

从沃之贊授巾獻官巾之授人贊引至尊所受而使司

尊酌從升漆階跪授獻官、跪受奠案上凡誦祝

文告文說經誥詩合堂俯聽幣案案祝文痊諸庙北

壁下覆明水其上

釋奠駁議

古曰伶人不敢作樂至尊者前奉祀者宜亦然今清道

者入門樂起何清道、路賤更不宜命諸生其職不

得已乎宜留諸門外持幟者相倚立不得已乎宜從

諸生後入今直入分立階下何

盥洗爵洗不宜分二處今別其所何

祝文告文祭文名異實同今祝文外有告文何然祝

畢讀告文猶有可言者於飲福後讀告文何

古者尊者不曰坐不敢坐侍尊者仍然况祭先師不

得已乎宜於送神後命坐畢事

夫子入公門鞠躬如入門就階宜鞠躬而過而升若

參神辭出當同一拜今皆鞠躬何

就拜位而鞠躬拜之漸也以近神位而不可直立也
今贊辭以爲拜揖之類何
俯伏告坐者使拜之辭也今亟終獻畢而適香案
南贊曰俯伏何
古者三獻飲福一爵也今有四爵又不注地何
幣者安神者也表神位者也奠幣宜在降神前徹幣
宜在送神後今皆倒錯何
今設容像開戶者降神也宜奏降神樂而開戶然唯
奏樂降神而後開戶何
古者送神在徹饌前詩亦美廢徹不遲今廢徹如始

薦時送神距徹饌甚遠殆幾退罷何
讀詩使神聽乎宜在談經前肄業乎宜如今今有講
師講名之号則非奉神可知也果然講師宜東嚮而
讀今北嚮讀何

復石川君潛

三年無信非君潛之所以待余也每一念之至未嘗
不疑怪也獲書反覆而後自咎曰秦越之遠不無浮
沈固其所也慮之不至于斯抑老及之者耶亦望君
潛不得不然耳嗚呼虔敬之變前既因足下聞名雖
欲假赫蹏請教恐以唐突得罪未果嗚呼至於斯嗟

臍何及聖人以見義不爲爲無勇也每悔不俊是以
愚無知至老異足下勿忘余言記以自箴春中水府
人見余樂志畫一質疑時山妻產一豚大不遑點閱
家書草答問及三臺注有所更革并書附歸信其餘
當報者非一精神耗廢耳目矇眊不得搜檢載簡是
以姑止君潛起居平安賀春秋鼎盛何事不了勉
強加餐勿復悔轍不宣

贈管子國序

管子國從家佐倉造余曰小子已矣自今以往進無
請益函文退無資異聞于四方君子終于獨學孤陋

耳然有一於斯以物譬則珠玉出乎南嶺之外騏驎
產乎冀之北土以材補則漢都不長相如梁國不成
枚臯方我給府邸抽籤繙帙總得三冬中五六旬而
呻吾伯畢未掠我間何啻三之二且小子所佩服先
生之語有之學自期于身而無有期于世自期于身
乎承事堂墮搥衣衢路冒雪而立揮汗而走每所遇接
皆無不有益也苟期于世乎聲咳視業衣紳戒徒如
優遊自畜頌容有餘夜積晨散晝貯昏寫以希適頭
貴也豈敢曰得從我所好乎從室國都祇役供職絕
有三冬中五六旬而簿書期會不過居十之一且小

子不敏有所深思亦不遜無意乎四方君子教人非
教人也教人是自學也雖不能朝夕請教是復朝夕
請教也誨以爲人之師肆以爲人之師是非能誨是
非能肆使人攘臂扼腕于其間猶是北轅適越也少博
聞見多成并馳取譏離群索居不憂人不之珍世不之
貴不憂孰思有所不易豈特今日它年或南或北或東
或西壹執是適於先生奚若乞賜一言余曰是余之所
欲有贈子既有焉予唯載之牘耳遂以序之甫

贈藤子祥

子祥足下動履休祥甚好：：盛什一冊謹爰完璧

自不佞寡見聞多則錢起王建積日月所成捷則不
知也捷則陳思唯獲一篇多則未聞也子祥是何等
人咏梅于投了箭之間而至六十首便遲鈍如不佞
輩吟哦亦不給兵想古人中畢竟無有且佚蕩之才
宜乎流肅而紀律森嚴若行却止者其素蘊之使然
耶不可例以常度也嗟嘆反覆不能自止且■矜人
以我辱交有如此偉材是以久留請勿見過

答管臯公子

与匹夫抗禮盛德也孝悌友愛美行也酬忘若嚮敏
材也得觀此數者于蓬華之中其它不遑言哉尊稿

因命點檢別條以上異日一揮洒重增寵光歲事崢嶸料理方急不能詣門趨謝唯公子恕焉二令弟願爲謝至意不宣

復中井子慶

朋友之道豈貴從吏進虛譽哉僕之於子慶每常引領西望曰異見教然比年之信多咸諾之語未有鍼膏肓之疾也肥之与瘠猶越人之視秦人則缺望之日亦多矣至今月十九日接來書大有異于前是所謂待其出而斷之乎唯曰跼蹐欲止者數相待之薄不無少憾其間也想厚誼之至于斯亦唯大人

不欲傷赤子之意之事乎僕不得不以赤子自居夫赤子追少節其欲不得受愛于大人如故也是以垂泣于手書之前以陳鄙哀重請教于子慶復前見儒林傳建官考等當時何以不見正而使遂非不知過刻諸金石播諸四方而後言之後雖勝不言不得復然不勝至願承教物服大宰紊亂名分僕於讀書會意中論之抑亦不足言君平生亦稱今万石以上爲諸侯僕意臣諸侯者非諸侯非侯非王之間古今無有之位且也彼此雅俗不相爲用非掠取二者之中竟無文字雖子慶恐不能免此徂徠之徒姑置之

諸儒之難文詞一得一失固其所也夫將軍之仕今日之吏體非昔時之吏體耳食之徒視今之事體爲室丁以上亦然也是小似而大非不知事勢之大變者惑名而誤實不知古今之沿革者不足共論名分君明事勢達名分平生所口有確乎不可拔之則願遂一錄示以匡不逮如來書責僕以踐徂鳩巢之轍是猶削名下章誰對爲質此一事僕固有一文未遽寫呈疑問幾條閑具在下勿咎媒瀆

一 天子諸侯通有祖禮曰魯侯之廟文世室也是不毀之廟漢時所稱宗也則謂諸侯有宗可也君言廟

号謚号唐時玄宗肅宗庙号也非謚也謚自謚之
外何物稱爲謚号

一 諸侯庙有宗不稱某、何以別奕世唐宋有封爵無封國無封國則無庙不待稱宗且以宗爲天子僕所未聞

一 今於將軍不可僭上稱崩不可迫下稱薨又不可稱殂同僭僞之國是以取唐書中厥代字唐書固以崩爲厥代非批點語也僕以爲非正名字義可通上下故用之耳

一 太子東宮天子諸侯通稱之後世無諸侯有特天

子種之耳雖微僕孰不稱焉
一正名分非匹夫之事在今日得近為貴以教僕可
也以責僕可也帖中有誣先儒者有觸忌諱者恐非
所宜
一所惠詩題從大鎮稻葉紀侯云夫鎮厭一方雷
守之任也故稱府城曰大鎮鎮字恐不可施于稻葉
君紀侯之侯以爵言子稻葉侯非侯爵亦不可冠以
官如杜甫詩曰李侯而連上稻葉為義乎似不可曰
紀侯詩中蓮幕字僕故以為稱使相之府詩家雖多
假借事體愛別恐非所宜博雅君子必有所見願垂

贈大窪彦卿序

余嘗聞學之有至其所知今夫為伯樂者知相馬
之能千里者伯樂之所至而駟黃牝牡者雖非伯樂
能詳之則不可不至乎知馬之能千里者也知為賢
人至為賢人知為君子至為君子博學多才諸伎藝
之稱名于世莫不咸然西條大窪彦卿學于紀如士
有年矣一日進謁膝行誓首曰小子在師之門人無
以多請者一月之中僅得三四日而居家得即不能
終日得即吉凶賓客竟不能安承教誨一月之中僅
得三四日而請益得即諸生交侍得即李投玖報竟

不能走望講帷今也爲藩教授去有日矣師使小子
請弦常之訓于先生先生幸有教今而不許無俟它
日唯先生幸垂教余因舉前說告之曰孟子謝曹文
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子之在如士之門業已知爲賢
人知爲君子及博學多材諸伎藝之稱名于世若何
子雖未詳駟黃牝牡歸而求之乎所曾得知於知馬
之能子里何難焉今以處士命來辱何所吝且隱乎
子哉蓋如士意亦不出于斯其以余之言告處士

雲溪原君墓碑銘并序

雲溪子雖食于飯有磊砢之標瀟灑之韻恒常言曰

吾有仙風道骨將爲治上帝之病所遊王侯大人能
莫所屈兀爾而坐飄然而行時大歌哭以噓其氣使
人如光影之無可控制搏執之跡余每聞之驚愕曰
東涯先生之門亦出如此人邪至見之未嘗以少長
齒曰子之所執与予之所執不同也子何角爲人有
謝之辭多取少或半之或三之或受而酬之然亦有
餘資攘臂于風雅詞騷之場春秋遊賞常不斷記所
敬事者耆老長者縉紳之徒已雖天資使然亦豈不
名儒之教哉去年癸永四年後十二月四日七十九
歲沒父渚人原姓諱正負所居号曰芸菴大有名于

京洛之間然竟絕不言醫階事雲溪子之無意于朝
謁亦莫非其躬教其家世譜牒昆季之序詳于東涯
先生碑文中雲溪子名善長字德元以繼業世同稱
曰芸菴移居江都吳橋東無子親姻友朋與謀以弟
子帶金氏子為善字子午為之後葬諸愛宕山下天
德寺中不斷院境內係以銘曰
王之不產石父之生子維德之類乎江之溢而為泥
余之比先儒是碑豈類乎先儒之知父予之知子唯
是有類乎

復森子陽

前屢往復者老來多過慮而足下多脫畧也必也今
之覲縷丁寧而後頑夫可喻也足下夫為從所好但今
稱仲景家者吉益家已譬猶崇親鸞日蓮遠出釋迦
阿弥陀之上也足下豈持此術而誤人之性命哉深
慎焉今俗儒禁讀它家書讀恐彼是而我非也吉益
家類之又剛愎永合已之所學至殺人不悔豈仲景
之意哉足下善學仲景無為俗醫所誤也馬服之子
易言兵而敗乎長平僅以百事皆無不然醫為太甚
足下類乎易言之者深慎焉過慮不遽禁所以至此
也去年秋中之書入春附報于与板人不知已達否

僕近患眼草、作報願勿見咎越蠟一篋謹謝嘉惠
春雨連日厚自保書

寄與田嘉甫

嘉甫大人雖無書以致訊數傳聞起居以數聞故亦
不能同或曰致仕或曰未雖未得其詳言健食快如
出一口甚善、小生比年吉凶相及亡一從子与
外孫舉一豚大喜以忘憂、以忘喜常曰蒙莊之言
齊死生者以不能忘懷也喪從子時墓門有老嫗謂余
常見尸匱壯多老寡熟思雖出一時之慰藉至言無
加從是不措懷乎死生間嗚呼老嫗賢乎蒙莊哉喻

人入於近者大人以爲若何以爲不然願請垂誨且
德元君脩之變想已聞之以老嫗之言乎近君脩者
有憂近德元者無虞、与有憂非所宜言非所可
言而言之竟亦不得不措懷于其間老嫗果賢乎蒙
莊哉喻人獨入於近者大人以爲若何以爲不然願
請垂誨江都者賢士大夫之會也所朝夕誠多然無
及一垂接之大人小生不自獲于心請亦忖度以開
我懷詩一首謹以奉寄德元碑爲之後者求小生銘
之趨數不能請政于千里慚醜不錄上令嗣君不久
東來傳以貺教不必煩手書不倫

長崎聖堂記

大成殿廣三間深三間半上掛万世師表四大字清
聖祖所^書堂中布甃築壇居聖像四配木主左右植列
掛十哲牌于壁東西開角門正門曰杏壇門扇各六
學首章二柱有聯上掛万仞宮牆四大字每門亦皆
有聯每額杏壇南櫺星門其間右有明倫堂左東壁
外有庫其北東角門外有黌舍南北若干區櫺星門
南有大門向氏家在西穿壁為門出于其間櫺星門
當在外而在大門內豈有說乎闔境凡五百四十五
步餘元鑄錢局之地也仍徵厘稅每歲仲春二十一

日行親某官給費用向氏世為獻官服素襖行禮杏
壇左右建清道旗堂上設香燭贊二人立饌盤側樽
幾在^一盥洗在^一幣用帛大二尺三獻之爵在前

升豚肉于鉶和羹也升翰音于登大羹也二簋黍稷二簋

稻粱八簋形鹽藁魚枣栗榛

代以

芡鹿脯

代以

菱

銀

八豆韭菹醢

代以

苦菹鹿醢

代以

芹菹兔菹

代以

荀菹豚胎三牲豚代以雉牛代以鰓羊代以鰓其餘

豆二十^{豆實}

爵二十執事二十二人似大抵依江都

式長崎尹使、攝致禮清人每船三人皆至南部道壽

^一人也受字于

^一

正保四年^立孔廟於今武庫地

既去適富山洛人向井元升代典祭祀寬文三年

三月八日

罹災會小櫃子弟子牛込勝登為長崎尹延寶四年又

建孔廟此時元升已死八年

三月二十一日

賜元升子元成集徒講

習室永七年

十二月廿六日

命移長崎村元鑄錢局地明年堂

成

八月二十七日奉 聖容遷焉

又明年許清人每船二人詣廟後

增如今數又明年令每船獻八絲閃緞綿紗等二段

若砂糖二匁享保十一年停修葺銀不給十八年使

清人每船納銀充修葺之費寬保三年停納銀及八

絲閃緞綿紗等定獻砂糖二匁

瑠浦偶筆序

澤傍侯居瑠浦一年見則錄聞則筆思至則記焉必
探其懷無有而後止矣偶筆七卷及它未成書數種
而予之性之嗜博以官遊之故不能殫悉是憾之考
德乃言曰其自標曰性之嗜博雖善哉言也抑未中
其肯綮也蓋疾疾之成雖有害百千千體不能自止
況於無害自古昭曠之君子無能免也夫嗜博其性
也必探其懷無有而止者無非其疾邪非邪是余騷
然若然之伎有進乎視衆翫髀者也山海委曲民人
羯夷六博蹴鞠之戲誠有官遊不能跬步有側而官
府法則學館典禮夷蚩之情偽賞遊所至不及見不

及聞思亦不能至寧盡失彼其忍棄此即亦何憾也
懷而有物非盡注于簡冊之中悵侯不能自勝日夜
而頃豈保無遺是所望乎後編又欲爲後生每懷靡
及之戒叙所由繫之甫

東亭金公白牡丹詩序

牡丹者芍藥之別而貴顯于後藩大夫東亭君有昭
曠之致爲令嗣築室讀書其中齋前種白牡丹數畦
以爲優遊之玩昔者周茂叔作說以蓮爲君子以菊
比隱逸少貶牡丹曰花之富貴者宜乎衆矣夫富貴
而尚素不幾乎富而無驕哉英葉之揚芳非我無隱

于爾哉牡丹而白隨人情設教也有此三者寧慚蓮
與菊之爲花也試使茂叔造此園必有增損文辭淵
明對此花不無悠然之思此貽厥之寓意乎不可不
賦

國香館詩卷序

蘭之名始于春秋傳中于騷辭盛于今也其實則潛
移而人之媚之不移也故予曩嘗曰今之蘭猶古之
蘭以受笑于博物之家昂亦受笑不悔者有焉藩大
夫佐公好蘭名其館曰國香討詩于四方君子至裝
軸既成徵余辭弁其首唯余未能詣其館未知所好

古之花乎今之葉乎於今何種也昂亦諸君子之所
應求或以今或以中世或以始者以寄其興雖不云
爾亦不出今之蘭猶古之蘭而無得而誹笑也彼固
未知殊塗而同歸受笑何恤焉所恤不能有所感發
而啓其心是耳今佐公春秋愛賞知培植善類之不
易也朝夕披閱信善頌善禱之存乎斯文也今之蘭
猶古之蘭況今之民古之民乎推以及國培植善類
爲人媚之不難已自今往、繼賊庶幾或有啓發可
任佩服於其中

關侯贊

青龍之力望之乃知巾袍肅然英氣雄姿神之在画
就訪當時

祭文

維安永五年蒼龍丙申之歲季秋己巳朔越癸酉從
五位下相摸守紀朝臣正順敬告大成至聖文宣王
正順少襲先職未以有識加之以東西遷徙王事靡
盥不能克脩禮文續先君之志姑掃廳事每絮染盛
俄遭祝融作暴廢墜五年遠畏慢聖德近恐壞先緒
方國未足僅容豆俎謹擇良辰奉遷新宮粗率旧章
以陳明薦亦列四配十哲之主于左右併致薄奠尚

饗

佐俊卿研蓋銘

不積何散不洩何蓄君子之材君子之德

源子幹野槥銘

載子野遊子且啓沃戒其如泥勉其如玉

答問十條尺牘九策問三序六

贊三儀注一碑銘二駁議一記一

祭文一銘二計開三十九編

太室集卷十七

太室集卷十八

少陵騎驢圖贊

太室下并孝德著

浣花溪上草堂依尋花朝去帶月夜歸嘯咏任口

心腸藏微律也千古竟無是非

讀湖亭涉筆

安然哉之論古今成敗得失莫不厭人意其中獨於
典故似未涉獵亦其曰性理之學吾未之究曰是非
未可知不如史贊典實精確有不可拔之勢也實無
膽量乎將爲人所恐喝乎抑老而氣劣乎爲之痛惜

不能已
讀蕭望之傳
讀韓延壽之傳知望之之姪能讀馮奉世之傳知望
之之忌切後世諫官御史誤國害政莫不踐此轍趙
充國所謂凡所見者是也飲鴆自殺抑不足贖罪而
得名臣之名者以經術自輔也

濫谷孔廟記

臣孝德伏惟孔夫子之聖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道由斯傳後世賢明德由斯成天下之大資而不寵
負版之微行而不櫛巍巍蕩蕩之美無以充其稱矣

是故有國有土者有廟而崇之祝而報之也無而不
壞敗者抑亦幸矣臣孝德始聞我慈德公建廟于
濫谷別業不詳興于何時廢于何年室曆癸酉
共公建諸相府隙地親蒞經營監察吉川武負掌土
木之切文學今并兼規掌薦羞之器事一切不經外
司其成也臣孝德亦與兼規增損撰定釋奠儀注及
期威服親獻視者大悅遂復月增歲修疊勺豆俎笙
笙鼓笛粗庀共舉每晨朝服往禮非有事故不敢懈
怠自始祖不矜公躬賢明尊道崇德之篤講經肄
藝之極雖有由來蓋亦勉焉至今族立遷邸三徙

大喪荐至大役重興未遑造築姑掃廳事畧具禮儀
恒欲作學宮祀聖容文武兼講于其中規度未立
會壬辰之災在位百職疾首傷心唯給藩職無及其
它中幕帳簾簋盥之等以此多亦散失雖然壁廡
祭器因我遺籙俎得其則焉今茲安永丙申近閔沒
先緒遠懼慢聖德命有司假建聖廟于澁谷別
紫武庫西丹雘之飾遠謝于室曆之時門墻之大迫
踰于西城之下八月十八日功畢二十四日奉
聖容遷焉九月五日癸酉族躬薦落成之奠彌月
陰雨二禮得霽年紀遠隔同遭癸酉先聖安之先

公嘉長於是可知矣其儀則一從釋奠之禮命臣孝
德紀始末併錄主者之名于後以紀奔走之勞臣孝
德謹記發號下令分事授功有若若大夫臣平野直之
規地築址立門墻具役徒有若若監察臣櫻井重吉計
會財用督課日期有若若司計岡賀福恭視工廵功點
檢器備時騷除蠲染咸有若若親近櫻井重春齊藤是
芳坂庭信義及兵器監東條嘉成草制儀度掌復逆
臣孝德承乏安永五年丙申十月吉日侍講臣澁井
孝德謹記

論道杏壇聞諸古矣遊藝射圃傳諸今矣

故佐倉文學崑山源君墓碣銘并序

君姓源氏曰今并諱兼規字子範崑山其號也其先信州人至吾世祖治郎世隸管領上杉氏上杉氏衰隸常州佐竹氏是爲高祖諱兼利久之去南適房州爲里見氏質于江都里見氏之亡也因諸蔣田氏遂臣之是時曾祖畱常州者諱兼之謝病來侍娶牧野氏生祖考諱兼重是生世父國成考清溪君諱兼隆清溪君仕正獻先生取今喜多氏生一廿一男廿適小濱族舍人某男乃子範仕佐倉安永五年十二月十

九日年七十病卒葬于城東嶺南寺公命澁井孝德門人佐藤氏之子兼行爲之後子範取岡田氏生二女一男、名兼右以夙慧稱先歿女長井村之著聘焉少配兼行於是二三君子命孝德題其墓孝德少子範三歲嬉戲與長遊學同師仕官同寮亦何造辭違二三君子之命往觀清溪君恂、似不能言者觀人過失口不忍言惇厚長者也子範事親以孝聞謙讓下人門庭禮辭不得已所安不已今兼行復肅謹家風不衰首先君共公永士千正齎先生、應以子範會應從適大阪時今喜多氏老而病子範不欲

違養投効將去共公歸之不聽其去別求士于正負
先生：、應以余明年公入相使子範授經世子
後會世子病不能視膳罷適佐倉是爲東山公子而
共公憂彊壯後有輕慮淺謀之徒不顧其害察子範
素著謙讓之行增祿遣之復令言使冝事子範受命
而出惶恐如不堪陰進劄子有所裨益及今公立至
國率諸弟子每侍說經去歲久不朝公憂之屢次饋
食存問云銘曰
維余与君恒常終始影響如同行能不比其行維何
入孝出忠在塞必達在窮必通淵乎其德粹乎其業

君其優有餘其尤之不飲常醉不食常飽吟咏擅奇
累出愈巧月露增華禽鳥好音新舊駭目童冠傾心
是以俊選出其陶鑄是以文藻效其馳騁余偶得一
君既無數國有求材維君是輸家有闕器維君是具
維其縣隔何啻霄壤維豈計較切盡景仰生平一事。_足
永傳矣後人具視欽其賢矣

牛啓

臣聞任人者事立矣任官者政弛矣是以一官多負
一負專官無何者任官則讓難免責以功不歸于已
故也任人則竭力期成以責不分于人故也方今官

負日益人不竭力例數日詳事不竭謀人君獨立于上庶政日隳于下臣願罪死官省冗負得其人而任之勤惰見而事必成矣得其術而御之賞罰當而官必舉矣

贈米藩大夫竹君瑞序

紀世馨屢嚮余語米藩之故遂見余于戾而恨不使見君瑞頃之君瑞忽然投刺于燕居之晨求見焉事誠不意蹤履出迎則廼曰昨以事至畢將歸矣願請一言鍼砭愚衷且要欲飲酒于舍至期言如初而語戾之所以委仕暨所以從事余於是知其真非世之

材而懷撓于艱險之際粉骨齏身之不辟腹腸中所者唯忠焉而已矣然而立其側聽其語使人瞿然栗然心懾体竦如有所不安也是蓋腸中之忠溢見其緒無爲它所曲撓之所致耶不然不足濟事不足杜蒺何以壅所以委仕盛意哉余竟不知爲答復恐不言其必爲有慊然于中也異日當見于戾尚早復過君瑞曰大夫其不見霍子孟郭子儀之為人哉二子立於恂、擾、之朝以一身爲天下之安危所執所蓄亦唯特忠焉而已矣無不爲忠安子儀而畏子孟者何最仇人情效人所爲人不爲則已無由乎爲之

是故我愛人則人亦愛我、容人則人亦容我縱使
子孟而爲人所愛即子儀也子儀而爲人所畏即子
孟也豈有它故哉能鑒此則國無病種蠱之名家有
比管葛之慶余之不肖相識之日淺而所見聞亦唯
僅、予得諸盃酒之間所報其有當意哉君瑞再拜
曰此行也不屈歸焉敢荷仁君之惠夫君瑞所爲必
成所言必行以一身爲國安危無今若所言棄子孟
之危就子儀之安它年又以事至使人暢舒優遊于
其側終日安、莫厭必兵自世馨以下豫坐者以余
今日之言爲有驗矣

慈恩帖跋

張子良批帖謁余曰鑑倉九華山人書應永中維
德寄題慈恩寺詩也蓋寺廢既久而鐫梓在圖覺精
舍中傳宗庵東山師雅固欲搨獻東叡王偶來語僕
僕請使侍者還取其梓至則手自搨焉詩乎書乎不
革不俚大似非如近時謾相搨標之業也僕竊意寺
廢物特傳永世者有品格然非固守深藏之所能致
也乎師遂裝以上東叡王僕又打此本欲併藏傳宗庵
願請先生之言取信于後余閱之詩也唯悉其情書
也唯極其精並無奇巧眩曜驚駭耳目之態而品格

高出于自鳴不朽者倫宜乎其物傳至于今脩于尊
貴乙夜便知此帖傳至于後何啻今之距古其間觀
者何限咸有深感子良不壽張真好古之士哉師居
号仁日庵亦在因覺精舍中也是爲跋

鳩巢疏議略

上無聲色之好善儉素惡奢侈十年之後士民自足
天下自饒願保攝玉體享萬歲之壽前朝時臣職卑遠
不得發言對臣君美每言節酒色君美曰上亦已知
不待臣等之言臣因無由得達且止臣今不言聲色
唯願節飲酒以爲宗社之計

上命省用度非不顧士民所苦其要在擇其人領之
參聞有司見宰臣咨事恐激其怒輕見折辱廣延有
不得顧軀體之變箝口不盡囁嚅而退是風日長大
不便國家願上以時訓勅勿使遂遇 二月

月日命臣問事宗廟之禮臣謹案古禮未可遽復行
時祭于楓山忌日之奠于上野增上寺上親三獻受
福酒雖非古禮上宜奠饌及三日五節命使者詣廟
必親授香使者吉凶必告菜瓜必薦其使者如三日五
節命使者儀

命問神祖以壬寅年生今茲享保七年大歲在壬寅

當設慶賀否臣意雖禮文及歷代無此慶賀上臨天下適逢此辰行禮是

臣見其月日令文自今諸侯四番交替一年半居國
半年居都臣意省人衆大半風俗自然厚善火災自
然稀少於國家甚便然臣讀令文深慮遠謀祖宗之
所制不可改革更易若竟行之其爲國家之害有不
可勝忌者臣請得詳論焉臣謹按兵法有軍形有兵
最勢不知者敗何謂軍形堂之陣整之旌使寇望
而氣奪恐而陳潰是也何謂兵勢下山之車順風之
舟使士萌而忘死奮而冒難是也曩者天下初定雖內

懷不服之心尚猶爭來恐後是其形成也及移室家
天下不期而至如歸其鄉是其勢便也至今百有余
年以爲固然無敢違令此諸足利氏之時藩鎮據險
自守州郡專兵相攻不可同年而語也天下之安危
國家之盛衰係此一舉臣雖愚無知不敢不盡愚衷
新令竟行不止臣恐列侯以國爲家前所謂爭來恐
後之心自然鮮惜士民以都爲寓前所謂如歸其鄉
之意自然舍止其究至得足利氏之禍而止兵且上
欲散都下之衆不若立法定列侯從騎步之數徙群
臣無職事者于遠郊二三里五六里之外若然都下

無紛擾之累市肆無容蔽之地風俗自然淳朴火災自然稀少唯上願留意于臣之言

臣言朝廷歲發大衛戍京阪發宮衛戍駿府自將校尉倍其祿遣之出金錢賞之其費無貲臣願自今以往從群臣無職事者于京阪駿府別置將校尉領之能者官之不能者却之罷癯者代以其子其初迂移之費償之不出數年之中

六月五日

國家之制祿從其官雖致仕罷官不反其邑國家除官無窮而地有極也以有極之地而給無窮之官不知其終如何臣願群臣有職事者立階級五六等俸

與祿與從其上下致仕罷官即歸有司其有特恩封授傳之子孫者不在此限其新升朝及以材藝食祿者非特恩不得襲替臣又願量地立俸祿之限使所出之米優有所取以緩有司之責又觀其月日令憲宗以未仕者非親子孫不得襲邑按令意此上不得比國初功勳之臣雖無親族得養它人傳俸邑下得不比新仕者雖親子孫不許承襲甚稱其宜雖然此輩其祖若父當升朝之時無与前朝仕者異若子若孫咸以為永世無有妻帑凍餒之慮今俄見此令雖有親子不保後無流離之患況無子孫至使黎老之者對子

世涕泣語曰君子過于厚願上爲此輩別賜處分
臣言按儀禮無子取至三從兄弟爲後今推時宜服
止從足弟以服立法弟從兄弟兄弟之子皆宜爲後
又或兄弟姊妹之子女子之子以親爲法皆宜爲爲
後皆不許取商賈此餘不許爲後但万石以上許廣
取同姓因令有生子孫者告所屬
重命問養子事宜臣以爲下令一切不得養它人爲
後其餘若不可一切如前所條先施憲宗以來仕者
其祿絕者給妻子衣食終身
正月十八日
群臣有貧不足衣食臣謹与武藤庄十郎議臣等意

此不可不振貸何者是
非特用財無度耳數燔其室
家中多口又祖以來多稱貸此咸非已所取是而不振
貸何以更始施勸懲之政亦不應造施藥院恤商賈
病者之意亦不應續先業撫群下之意臣意十石以
上不須振貸以下貸之貸之不足從其人于遠郊給
之衣食餘分給貸者債盡給祿復其故其貸金後勅
將吏戒驕奢勸儉約歛金賍之粗効社倉意備出使
婚嫁燔燒之灾臣熟思所以致貧困非特以上事亦
因風俗奢侈物價驕躍宜下令切禁侈靡量工費立
物價士民不至貧困無且夕之儲
二月

命問官制教化何先何後臣愚意朱子曰周礼者周公建大平之基如碁也枰布定而碁子有下所官制宜先

臣言不闕上直者例得賜金謹慎事上病則闕直不受賜者有焉桀驚不羈雖病上直終日卧廬中以規得金者有焉又近日弓馬多爲賭博之具風俗大抵如此不可不察四月

臣言撰官在乎選舉、在乎正長今麾下寄舍者親衛宮衛新衛大衛扈衛有小普請凡七部皆有將校尉特寄舍屬參政、尊貴職劇不能親視所屬細

事請別置官領焉統屬既定請設三科比七部嫡子自二十至三十行無大過与挽弓与騎馬与讀四子無謬其父兄常教之不爲將校尉屢勉之不可如此者黜不得爲後設六科比七部三十歲以上正直不諂与實行正言与有材不誇与考悌睦友有異行与學而不怠達經術与善挽弓善騎馬皆不取無行義者諸衛免寄舍庶子免納資分番交直如漢三署郎金馬待詔以待名對從簡簿使郡國神闕官唯上所欲使將校尉當無事之日飲酒所屬如周賓興以察能否其無行義者常加規誨不從者請行黜免不舉正

者將校尉有罰

八月四日

臣言江都比年盜賊滋多放火常聞捕得不能十之一是上過寬之所致也夫克輩徂刑朝施暮盜黔首不足以懲其竟終亦歸死臣願自今以往不論已盜未盜有踰牆穿垣即殺是殺以止殺之道也語曰海易避而難犯是之謂乎

三月此疏主言水道致火其論似迂故不載

論田里尺寸疏

十一月租言月以下非其所長無可資據故不載

論治水始于下流疏

三月引古作說無阜異之見故不載

諸米沃戾啓

發軔在近如宜奉臚然臣誓古語如臣仁而且富以

言乎以貨乎未知其當臣請得審陳唯左右擇焉竇劍一文曰神龜七室之室雲錦之被藏以金匣封以紫泥以銀字書其上曰漢文帝所鑄未嘗一用彊木方一寸生于東海滄浪洲可載百許斤縱石鎮之不能沒又有常堅冰唐時拘弭國所貢其地有大疑山生此冰千年不釋又有碧玉蠶絲縱之一尺引之一丈商胡視之曰此絲出弥羅國其軛併十夫之力挽之不斷此四者臣忘何時得之其餘珍異尚多更僕不能殫也大凡世有此一物足欺王愷石崇况有數者乎積而不藏富莫厚焉分而不愛仁莫大焉臣辱

受厚禮不敢妄談但子衆之尊不須匹夫之物不敢
致諸左右伏願侯家自求、即自得聰明之質不待
不肖之言不敢効諸左右伏願君侯自思、即自悟
臣不堪大馬之念謹上啟以請
與閔君張
昨辱訪別僕病骨為之奮起不能禁唯下潦上霧彼
土常患况在此微雨中乎遊眺之間恐嵌河魚腹之
苦為君子之虞不少何不俟氣候稍定而發乎白

與世馨

比者浙不聞信足下雅不無情之人想睚眦喘走惜一

步枉道抑憂睦之苦不至于斯何不過故人圖之零
時囁、少得自由之計南宮亦有此疾得非足下傳
涉邪罪障益深收改為妙

與喬卿

聞之夫子不借傘于子貢氏莫謂是威德之事而不
放傲也放傲則威德之事也前日西河之語願亦莫
發于口規箴之於人有可入有不可入是以數則疏
兵唯足下受而莫校以全其交蓋謂之量

天狗贊

肉翅之客人身之鷄喜其助怒合關大笑彼類是聚

有原象之庶幾莫問奚自來也

項譽樞先生碑陰記

先生諱榮芳一諱仰字子用号雪汀其先管原姓分族樞口世居京師先考諱榮清徙東都受林氏學取西川氏生先生于京橋既而仕小田原侯食二百石先生年至十八別賜二十人糧久之考妣並喪嗣食其祿侯以先生善書受其筆法正懿林公以所書朗詠若干首進西城時人以為榮焉先生廣視國家事於譜學為無双著大久保總譜三十一卷大業廣記百五十卷致仕後會朝廷命林公檢正故記延

先生与其成書有二男二女皆神谷氏出長曰榮富嗣業者少男長女皆早歿少女適

孫男一曰明榮女三紀侯士佐脇某津山醫井戸伯

庵娶之一未聘皆關氏出先生不事聚書曰永乃至

耳不為貯貨曰之乃覓耳自朝至夕酒肉淋漓于前

而後喜可知也衣敝而更履穿而市不以為意所為

意書耳比易簣未嘗離筆研而寢也欲創右軍祠未

果安永六年六月十二日九十歲卒葬諸緣山常行

倪側門人私謚曰項譽先生

先生豪邁不同錢穀有無有古人之風始見余

有結託之言於是不辭下筆及刻石其門生更易字句敗壞文休事故湮滅無可以觀後噫

至觀堂記

村世敏所居之室曰至觀堂。謁余曰：凡人之欲有所游者，有所欲觀也。大而城郭山川，丘陵小而草木鳥獸，蟲魚去我，所不足與所常厭就，彼所有餘與所未經而後獲，于心也。然獲者常少，不獲者常多。求脩于物也，今某之室，舉目未覩明媚之秀，傾耳未聞林泉之響，翬煥之不及，避燥濕之不及，禦而且則，絀帙之卷畫，則鳥凡之筆，夜則燈前之吟，終日終年，未嘗倦怠，所欲游恍惚形于後，所欲觀髮鬚見于前，不復勞軀役神，求諸舟車之鄉，而後獲者常多，不獲者常

少，是取足於身也。是堂之所以爲名，願先生記焉。余曰：至哉觀也！昔者壺丘之望于列子，莫以尚焉。豈俟余之記記此，乃足已書其語，以爲與也。

讀五朝小說

余嘗論文以爲漢以上不在巧拙，是以意特至焉。觀小說魏晉之汙，尚有漢之質；唐文宋忠，論其氣。唐俊邁而宋莽，京然皆自然有焉。明全離自然而小詩超宋，追蹤于唐亦益離自然。夫人生其時不淫其習者，不爲無之勝于係世之汙。隆者遠矣，聞兒之語知父之賢，小說可以得委曲明矣。

清議生明黨辨

先儒以爲清議一變可至于道也余廼私竊以爲不然其極至生朋黨而止矣今嘗試論之曰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蓋立惡人之朝与惡人言其不忍形于色如以朝衣朝冠坐諸塗炭推惠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之然去之若將浼焉雖惡如是其甚哉方其一旦幡然嚮善正冠衣而立未曾念曩日爲惡曩日冠衣不正与言安之与居不去故雖有不善者而不爲所禮知其不爲所礼者不在己身已行而不怨其賤惡已也以冀一悛焉与言与坐也其中亦有不服不悛者不可曰無也是以曰希矣唯其惡雖無所傷推其所由在清之失隘也故孟子斷之曰君子不由也夫孟子徒言之乎害于事也害于事也而不言害于事者難乎言之也至如不得不言亦隘之道也是以難乎言之也要之孔子之稱之止于無害其身而惡不能容者依然不爲盛德之事而清議之清者亦異于斯清者不浼也議者論而定之也謂之清議者論定清不清也惡之不足爲盛德伯夷叔齊之賢而特止于寡怨也而况清議之於世如酷吏之署獄一成不可變也孔子

之見南子欲往公山氏冉求季路之為季氏臣恐亦不能免其極不相容如水火而生嫌猜于黜陟之間報恩讎于生死之際報恩以恩報讎以讎天下劃然為二是以一人退則奉朝為之空兵一人進則滿庭為之新兵是為朋黨由茲^觀之朋黨之起其源起於君子不能容小人不一起於小人欲斥君子朋黨豈謂不生於清議哉是已然之効而不悟也却謂一變可至於道者何也是故孔子不責冉求于事季氏而譏為之聚斂不責子路于事孔悝而歎其不來者不譏事汙君而惜其不能匡賢聖之君不常有而道無不可行

之時也凡所謂道者所以安國家保社稷也惜令晉士五人羞眾推之言相率而行文公孰與霸諸侯哉設令周勃陳平諒王陵之言弃官而退劉氏何以復宗社哉是皆忠于國家利于後嗣者初或如不合道然清議則不然適以足速禍促亡已為道而傾國家危社稷何以道為余故曰為清議一變可至于道者非也

題百擬後

在彼曰詩在此曰歌發于性情者同其源而形于言辭者異其委譬如河濟之竟不可一也米澤三股子

好彼好此常有意于此際而作百擬情有難竭則由景入也景有難至則由情入也有離者有合者不必不固而後百首具矣是蓋河濟乍合之時好之其竟至一彼此之流豈不偉哉豈不偉哉

源子遠硯蓋銘

覆乎維芬却乎維文臣也母意成功在君

重復中并子慶書

重賜針砭何惠如之唯膏肓之惑愈深錮疾之體弥重是未數發痛下之所繇因依來教粗獻疑條子慶常言恭順々々夫恭順者勉強之語非盛德之稱今

時實無此等之形恐負妄言之累子慶唯因文字起論不至意指之所在依枝葉取証不至萌芽之所本雖赫蹠往復聲律應酬亦然今舉一端言之子慶所言事体者官階文畧也雖其一端与僕意所在全別又僕所言世室之稱指非特天子可称宗也子慶不察以實境駁之又僕所言非粗點語也者以史家語也然子慶以文人語駁之是不至意指之所在也所言天下事江都之名列侯賀立坊之禮不至萌芽之所本也此事亦非所宜私議兵所言德夫仲龍之書冉僕未嘗經意及東宮立坊等語事之末者故以不

贅答僕閣典故不知省閣妄意四足者門之制而非
名也所謂四足門者當有美名周制天子門五諸侯
門三雖有大小之差其制不異以多少立等也天子
之所爲不可謂它必無之也且也神祖居駿府營四
足門非白石建議始造諸江都四足門果非天子不
得有此耶願以見誨子慶舉此言白石變乱名實必
其有據若子慶之論冒忌諱也若僕之言誣先儒也
僕所言冒忌諱誣先儒者此事也子慶亦有甚於斯
曰進袞龍之衣者出何咎有而言之則冒忌諱也無
而言之誣前儒也且此事尤急非四足門比若據閣

里之謠言乎恐不免無稽之譏妄言誹議先儒用事
者僕所言處士橫議者此事也所言避江都忌諱
不避意師忌諱者以名分之上言乎江都以事京師
或有忌諱京師無所事何有忌諱是僕所不曉亦所
謂武人俗吏東儒等似非君子之語而謂僕爲宋儒
何語僕不自得于心何以得此称于子慶也大凡草
史非古今之通才文武之全德不可也子慶以古今
之通才文武之全德欲成一家之業立一代之典先
檢世俗之蔽反名分之正誠亦非常之人非常之事
也而僕竊恠子慶所爲之業爲它日充史臣耶爲今

日草外史耶論定而立草乎立草而論之乎一字或
為一事之累一言或為通編之病則不得不定論于
前也今何不以已定之論誨人而竊攻不足採之昏
冊又尤不可曉者外之一字按諸曰外史外傳者非
寓言戲語則與正史舛馳者子慶豈為之耶其為書
也它日奉勅修史以九五九四為正當據古史、
充棟皆詳崩薨官爵儀度據家業、汗牛率載善
惡廢興勝敗是而足也復不須書若推治亂興廢之
所係原國以民為本之義今之九五者上九也不得
不以九四為九五也二義不可偏廢則不得不於非

王非侯之間而曖昧取舍也昔孔子作春秋遊夏之
徒不能贊一辭自尔以來不能無病況於今時是以
學者惑焉學者惑焉四字是亦史中一事而子慶欲
祛此譬諸入井極溺不啻不可得極身亦幾溺既有
非王非侯之事体而無非侯非王之文字非曰進此
黜彼必待曖昧取舍是非有志于史者誠亦所不知
也曖昧取舍有得有失固其所也焉得一一為之辨
駁雖子慶亦有疑于斯若曰無疑乎不待擬議處疑
時生疑慮其勢不得不再僕之失公平陷偏私急于
攻而忘守多于譏而少譽恒懼執一廢百貴近賤遠

以得罪于大雅是以常默不言今時子慶之蘊藉以
暴其辭勿責其頑幸甚

贈名越元亮書

前有問足下之名于僕者僕矍然心恠之應以固未
聞如是數四至劉使傳書至乃知爲南溪先生之從
子捧誦之間汗已浹背如無容身之地也何者僕之
得侍于南溪先生者以与僕先君子交善常臨敝廬
行酒操杖屨也恐非如來書所稱也是以對劉叟稱
唯而止亦深自咎前日率函答人雖然是實無它腸
以爲南溪先生水藩史館總裁天下無不知其名比

指館舍冒其號假其名者必其有焉不意足下爲先
生從子承家學襲名稱固其宜也往者不返來者可
追願足下棄僕前過使改得事君子僕既不自外何
肯深忌亦請得詳論之曩日足下若稱曰何藏若十
何雖未承教門下必將曰是一南溪先生之宗親耶
必有大可觀借令微僕天下亦將無疑且恠者流言
而銷豈非連城微瑕哉於是自可三歎也承令弟釋
褐登仕塗徵幣至于足下之門必無有日何俟朽腐
如僕者揄揚材德于後也雖然既命以南溪先生之故
苟有問當世孰可爲子弟矜式僕不敢忘僕不敢忘

夫伯樂非親觀神駿何至忘牝牡驪黃况非伯樂者
子自承教冀望見顏色者亦久矣近者親姻會歡迎歲
小女捧篋入報有一縫掖臨門酣暢之餘整衣起迎
行已遠矣悵然奉刺無由分疏病亦不得還贊爰特藏
汗以進芻蕘之言病已當造有請唯願照裁

字說

采澤市川子齊留居櫻田邸下直之日從余遊余字
之云子齊請其說曰語曰見賢思齊又曰工欲善
其事必利其器子名玄齡豈非慕唐直諫人哉然上
無大宗則彼無容諫之地有容諫之地而後能納諫

也今采澤方得賢君而事之能聽納群言則不讓彼
容諫之地今子它日佐一官受一任正色直言無所
顧忌則君必悅以為得一納諫人諛言耳色以取容
悅則君必怒以為不可適焉顧子何取當於是時必
也求齊名于彼它日求齊名于彼今日求利器于斯
是余之所以字于子也子齊唯而還安永戊戌

畫菊贊

陶之愛菊對之且斟有能画者莫能圖焉是圖其跡
亦所常無

送小泉長公子茂雍序

最於列國極尊榮之寵于當年而亨安富之樂于終身者莫若長公子也懷猜疑之憂于內受侮慢之辱于外者亦莫若長公子也是固不在其賢不肖有遇不遇于時而在其操縱有得不得于所也幼而專抱負之愛長而代耳目之勞賢乎任之外不肖乎委之內當于一且時事之變特尊長之貴不循推讓之道挾家人之親不顧禮數之等賢乎使國人歎不得其所不肖乎使曰固其所也猜疑之憂侮慢之辱悉聚一身者非長公子孰也借令置身于不爭之地遊心于昭曠之野大臣安其不言而憚其得言國君安其守

道而憚其不移安也以足保尊榮憚也以足免侮慢率以聽其政恐不得共令走以會其期如不得及事永無猜疑之憂竟無侮慢之辱者一國之人孰比長公子者耶其苟如此內外所倚賴亦豈坐朝視事致効一官之比小泉長公子從其君西歸詣余請贈言唯相識之日淺未知其國未知其人無以可答其意唯舉固所見爲長公子者無政則安有政不安之由以爲之贈

贈米澤源子遠序

米澤侯親信源子遠從余學焉方將立太弟抽爲中

庶子：遠年未及壯受此重任一府不驚以為異事
人相謂曰必善調護太弟和協衆僚無居一年聞所
生母病數瀕危欲遣歸省子遠後于人者而君侯時
在國賜藥物于家勢稍減無泣謝不敢奉命然其至
性鬱、不釋于懷久之自覺胸中有物寢食異常左
右有竊為言君侯惻然恤焉賜告歸家子遠心不自
安就余問焉余曰子行無我聞之事君以義處炊鼎
湯鑊之側不敢渝也事親以恩在顛沛流離之間不
敢忘也是故君之所使事親之所使承亦必以是往
雖固不可容言復必有恩于所使事有義于所使承

而後恩也義也咸可全也子之蒙顯擢豈不欲五諫
互施朝夕匡救哉然方其養正育德之初師保先後
之時安有用此而前不奉太弟之命者所以觀為子
不敢專之義而不有貳所生也鬱、得病寢食異常
而今奉君侯之命者所以觀為臣不敢違之節而不
貽患所後也莫非忠焉莫非孝焉與恩與義實無所
紕也不行何為惟君侯之所望在教導之今而未及
壯強之後則非閑暇逸豫之日宜速期速出以報厚
遇深仁之恩也今孺人聞子之歸已有起色子歸得
進湯藥亦必心神爽然復其常若然相見不久不假

贅言於是子遠蹶然起曰謹奉誨矣

答子遠

賜告非例所當得雖為聳躍不免悵然于分手也承
先月十五日拜謁庭闈得暢望雲之懷此時喜色可
想像也從茲尊慈加食晨夕侍養忘復病之在身也
是僕之言已一驗矣為足下者豈復忽臥期之戒謹
勿孤此意僕山家之妹岩家之女並有姻事亦當祖
妣先人薦羞之日為侄者丁小功之服為女子之姑
者病殆不起加之內則牆屋破壞外則視曝書于府
七尺瘦繩不能左右支持且瀉反側于暑伏之
辰此子稟之反尚猶不能作報口陳致意銀臺之議
併以知悉是一事近亦少變易料理幸少安慰不知
已遊阿伽湯有文字見示

讀宋事

女直為契丹討賊而知契丹之弱與宋攻契丹而知
宋之弱以兵招和以和撓兵雖地之廣兵之衆使無
有所用慘毒之深有似嬴秦之滅芊楚矣夫欲用敵
之言利我國揚敵之威強我兵未有之聞一同踐其
轍悲哉

楊巨源之死也天下無不冤之而亦有自招之巨源

初謂安丙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
了此事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可也曰非巨源不
足以了此事者即事成生怨望之根丙心已有難堪
之情終見疑謀亂且其意思之莫不在丙所以斃乎
丙之手也惜哉當時若曰非巨源不足以任使令丙
必推腹心終始無間之者然此其胸中所藏不知擇
干倉卒之間不特一巨源

一言亦合力乞罷者非要君則不出要名不慮已去
而代者逢君之惡也唯恐得患矢之誹而無愛君之
心也此風胚胎已久至宋而極矣是以賢與不肖如

寒暑相推而治與亂如冬夏至其極朝無賢者而
國勢遂傾矣

不誅大臣美事也然以不可為法至為法者其敝有
六焉主無威斷朝廷不肅一也失律免死兵政不精
二也邊將驕惰夷狄內侮三也免誅為例不戴為恩
四也黨與不悔待其復入五也給舍畏縮慮其復用
六也噫宋有此六敝君子安得久其位哉

宣仁太后之於少主恩愛可謂盡矣而觀其臨終之
際一何無聊之甚夫一婦人而當群姦破壞之後尊
賢崇德安宗社于將危治天下於未亂以補神宗之

闕功亦大哉然曾無矜驕之心慮身死帝不能負荷
其人復入二三遺老無託足之地不出千期年之外
欲使之預爲自便之計使帝無黜賢者之譏夫豈大
后之賢而不知朝無老成國不可爲國哉而發此言
者其心事豈不至艱哉養帝不能使成德于抱扶之時
生平憂苦實有司馬光等外廷之臣所不及知也宜
哉臨終之言至于斯

題百鶴圖

芝田之翼瑤池之群見日斯起飛雪動雲

安靜之義

安能居能處以定已志
靜不躁不輕以鎮物情

帝鴻硯銘

存帝之度維汝之躬傳帝之美維汝之功告帝之德
維汝之忠

筆譜記

安永七年戊戌大衛將稻垣侯還自戌大坂十月十
二日召遠山仲雄與之亞相四辻公筆譜是斯侯所
爲仲雄請而使列籍于弟子也夫四辻氏世居夔龍
之職以筆名家則請譜列籍者不爲不多矣而余特

榮仲雄者以列族之重為之紹介不聞有羞色也仲
雄本善筆栗自興至寢非有公事未嘗有一日廢也
唯族之好樂絲也竹也曲也舞也不須它求而足于
家斯族而善斯人、之好音無与比也即仲雄有
它尊貴人為之能請其必不以為榮如此也所以為
榮者以為斯族所善為斯族所左右也安其以不為
榮哉抑余亦有聞齊之嬰兒之視精心正行端者聞
韶樂也仲雄其誠好無止以興起藩邸子弟是余之
所有望不可不記以待也四过公名公丁為從二位
大納言繪殖族名定計為從五位下長門守大衛將

邑于江洲山上遠山仲雄名景英我藩砲卒將兼中
庶子其譜者乃五常樂也

采澤中庶子源子雲亭名既醉記

既醉者源子雲之亭之名也而取義於賓之初筵其
四章曰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蓋受其福不在乎既醉
而在乎醉而出子雲之自戒及其親友子弟以側弁
之俄屢舞僊、自勉、人以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則
君子之有貺子雲唯恐其不飲酒飲酒受福於是乎
在矣其以是題遊燕之所退食之暇於攝朋友親姻
其志可知也

答長門侍鑒栗山君

俯讀貴教知士儀之能成人之美也其如稱僕曰挽
廻衰運曰丹穴威鳳欲使僕作何顏耶抑足下之
謬聞以至阻惠臨之意欲使僕作何態耶鶴臺集披
閱再三如覩其人感動鄙衷不為不多士儀之勤足
下之勞如宜往拜者奈何六旬老骨不堪遠出若有
飄然奉玉趾踏青草于墨水之東歸途出揚子江頭
朱樓青門之中有數楹矮屋疾聲呼德之廬披衣提
屨走候清塵于道左而後知士儀之志在乎成人之
而其言有火而不當也烟帟三事惠實意外不一
美

報瀛士儀書

先月廿九日自栗山所致足下書及尊先人集焚香
披閱興感往舊多、心腸殆絕唯士儀嗣業教導國
中子弟無暇脩書問故人云爾是儒素本職尊先人
地下必題其勤若夫情愉自安雍容自名雖日削十
牘亦非僕之所望自勉、人名實兩立光先人之美
于天下後世孝子之所志其何疑故人僕深以為感
復前与平洲承點檢之乏實執友常事何足相謝因
賜尊集醜縷切至深以為愧雖然厚誼之所屬不必
不然小泉族前以足下之言見僕、豈稱至意哉大

抵月二三次佐間燕之談而每常聽誦足下之所箴
規則前爲僕陳族之尊者不虛今春在國想觀此刻
之成悲喜交湊東來有期否得書益懷願慎溫涼江
都名賢不特熊耳瀟水物故觀海大湫爲泉下客頃
如谷文卿亦亡而無英髦之繼興天之於斯文欲如
何可歎哉僕今年六十形骸之變日增月篤所特飲
食未大減肆意高談耳耳目不明報書失次請勿見
罪不二

報子國

書至知室家闔頭辛盤椒酒門戶增榮賀僕今年

六十食息依舊幸勿爲念文子見返謹領抱朴子四
策嗣上及小圖一枚潦草二張併附歸信是誠宜難
讀然反覆尋繹因以得一益着精沈思豈終茫然詩
尺牘大進勉入自然不吐委曲之語譬諸松柏鬱盤
低垂雖可悅目哉不成棟梁之材其成之在乎風之
雨之不在乎培之養之培之養之僅足飾庭除耳足
下思之

書二 尺牘七

贊四 讀書後四 記五 聯一 銘一 啟二

碑銘一 序二 說一 跋二 辯一 雜文二

太室集卷十八

總計四十篇

卷之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